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青樓夢
第十回 漏春光柔情脈脈 進良言苦口諄諄

話說挹香與三人別了歸家，已是漏將三下，心中念著小素，一夜無眠。挨到天明，起身梳洗，問了父母的安，談講了一回。吃過午膳，獨自一人到吳慧卿家來，與慧卿綢繆了長久。慧卿即命治酒相待，小素在旁勸酒。挹香本為小素而來，今見慧卿命他在旁勸酒，分過意不去，乃挽了小素的手道：「我不要你斟酒，你坐下來，一同與你飲酒。」小素道：「小姐在席，小婢怎敢。」挹香只得向慧卿說了。慧卿也是一個知趣的人，見挹香這般鍾愛，乃說道：「既蒙這位金公子叫你飲酒，你就坐了罷。」挹香大喜，與小素並肩坐下，三個人你斟我酌，直飲到更漏沉沉，方才散席。挹香雖與小素相親，尚未細談衷曲，緣有慧卿在座，進語不能。乃點了幾點頭，忽生一計，便偽裝醉態，言語支吾，向慧卿道：「今宵醉了，不知姊姊家可有現成空榻，假我一宵。」慧卿道：「君請放心，妾知君臨，今夕早已掃榻相待矣。」

挹香聽了這句話，倒呆了一呆，明知慧卿有薦寢之意，乃說道：「既蒙姊姊有空榻相留，還望揀一清淨所在，因我醉後不可有人吵鬧，吵鬧就要嘔吐的。」

慧卿聽了這幾句話，又看他果然醉意□分，只得叫小素送他至後書房安睡。挹香暗暗歡喜道：「美人中我計了。」於是小素秉燭，扶了挹香，挹香愈加裝出醉態，倚在小素肩上，緩緩而行。迴廊曲折，繞遍了□二闌干，方到後書房。室中倒也潔淨，握挹香便問道：「姊姊臥房在於何處？」小素道：「就在間壁。」挹香暗暗歡喜。入室坐下，乃謂小素道：「姊姊，你可知我真醉耶，假醉耶？」小素道：「君之心事，婢實知之。君實假醉也。」挹香大喜道：「姐姐何知心乃爾。僕乃為卿而來，豈為爾主而來耶？」小素點頭不語。

挹香細詢衷曲，小素一一答之。挹香道：「卿亦知小生來意乎？昨睹姐姐芳姿，心神撩亂，今日必要求姐姐發放我才好。」小素聽了這句話，不覺頰暈紅潮，低頭良久道：「小婢雖奇身歌舞場中，蒙許多公子見愛，我總守身如玉。望君勿欺小婢。」言訖，輕揚翠袖，響蹙蓮鉤，往處而走。挹香見他萬種溫存，千般旖旎，又像芳心許可，又像羞澀難言，心中□分不解。想了一回，只得安睡。

片晌，忽聽姍姍蓮步之聲，細聆之，蓋小素進房安睡也。久之，挹香暗忖道：「此時定然睡熟。」即起身蹣跚隔壁，將小素房門一推。也是天緣湊合，卻未下門。挹香挨身輕進，略揭羅幃，見小素朝外睡著，秋波凝閉，櫻口半合。又看下邊一雙雪潔般的足兒露於衾外。挹香狂喜，覷了一回，不覺難禁慾燄，卸衣而上。

小素鼻息甚酣，全無知覺。試撫摹薌澤，膩若凝脂。正在偎紅倚翠之際，小素忽回香夢，見外牀睡個男子，吃驚道：「你是何人，如何睡我牀上？」挹香笑道：「姐姐莫慌，這個人就是方才問你來意的。」小素聽了，方知是挹香，乃道：「金公子不可如此造次，小婢雖則小家，稍知禮義，桑間濮上，究非君子所為。還望珍重。」挹香見小素言語溫柔，諒情許可，乃笑說道：「姐姐所言桑間濮上，非君子所為，如今錦衾羅褥，豈非為所當為？」小素見挹香□分眷愛，不覺難捺芳心，黯然無語。挹香又曲盡綢繆之道：「我與姊姊確是天緣，所以一見情投，兩心相印，真僥倖事也。」小素被挹香如此，又愛又喜，又啼又笑，乃婉轉說道：「小婢終身大事已委於君，日後莫忘今日之情，即抱衾與■，妾心已足矣。」

挹香□分敬愛，便道：「姊姊放心，小生非薄倖也。」於是你憐我惜，不覺東方已白。小素梳洗畢，即去伺候慧卿。挹香回至書房，又略略養了一回神，然後起身，往見慧卿。適慧卿梳妝甫罷，見了挹香，笑道：「昨日移榻獨睡，只怕有些睡不著。」挹香倒呆了一呆，道：「昨晚小生誤入醉鄉，攪擾不安之至。」遂贈了些纏頭，然後歸家。從此書館用功，並不遨遊花國。

時光易過，又是二月中旬。挹香想著約竹卿於杏花時節相會，不可食言，於是假詞於父母之前，只說：「姑母約孩兒於清明前至青浦看會，孩兒欲往一遊。」父母本溺愛，乃許他去。

挹香□分得意，喚了一葉扁舟，帶了文琴、雅劍兩個童兒，隨即啟舟。一路而來，看不盡春光明媚。

舟抵青浦，晷影未斜，先詣竹卿處。竹卿不勝歡喜，重續舊緣，再聯夙好。柳織金梭，鷗來並坐，花裁玉剪，蝶至雙穿。竹卿告訴挹香，他有一意中人，欲訂終身，在此探訪底細。

挹香也□分歡喜，便向竹卿道：「姊姊，你可知天下生美人難，天下生美人而欲求愛美人之人更難。就使有了這個愛美人之人，而無愛美人之心者，則有文無質，口是心非，知選乎色而不知鍾乎情。此等人不惟於美人無益，而且於美人有損。夫美人者，花之影也。譬如有人具愛花之心，而無培養名花之意，則荒煙蔓草使名花陸陷於泥塗，如是則其人雖愛花而實無愛花之心也。今姊姊具梅花之清品，作薄命之桃花，此時雖悟徹煙花，急思回首，本來翠館紅樓，終非了局。以姊姊之才，以姊姊之貌，何患乎無佳耦。惟是花前月下，納■子多不是驕奢即多淫佚慾，求一憐憫惜惜，實意鍾情者，諺語云萬難選一。但既思早脫火坑，還望存之慧眼。至於我金挹香之素衷，恨不得將你們眾位美人都抬高到天上去，方遂本來之念。」

挹香說了這一番話，使竹卿感極涕零，益加欽慕。

挹香盤桓了數日，又至姑母家住了幾天，看了盛會，即返吳門。瞬屆清和，竹卿信至，方知他意中人底細猶未探聽確實。挹香作復信寄之云：

一見傾城，三生有幸。前言在耳，綺語重來。展牘知芳卿玉體集羊，金閨卜燕，頌頌。僕自清溪返棹後，幸吳中春色無恙依然，惟是言念西方，徒增切怛耳。芳卿亦具有同心耶？來書云射雀無屏，殊為惆悵。但落花無主，最易飄零，藉入污泥，蓮休遲出。然此等事芳卿已早存慧見，無勞僕作解事奴也。藉泐奉復，諸望珍重。

這封信寄了去，竹卿見了，又是感激，又是欽敬，吾且不表。

再說挹香日夕在書館中讀書，一日忽遞一信來，啟視之，卻是月素邀看牡丹。上寫道：

書奉企真山人文右：數日不晤，眼將穿矣。邇者小園牡丹盛開，紅紅白白，絕可人憐。想山人以花為命，惜花為心。既有名花，不敢不邀愛花人共賞花前，使花神爭妍媚媚，以報命於君。粗設酒肴，特邀玉趾。倘惠然肯來，當掃徑迓迎，共成佳會也。裁箋勸駕，不盡依依。即希戲照。護芳樓主人拜啟。

挹香□分歡喜，即往月素家赴宴賞花。未片刻已至門前，月素出接，敘談良久，命侍兒端整酒席於環翠堂賞花。正是：

問花花解語，對月月生憐。

誰知賞花又生出一段奇文。要知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